

文學名家傳記叢書

# 李後主評傳

劉維崇 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818. (66-32)

李後主評傳

著者：劉維

崇

主編者：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台字第一八五號

發行者：臺北市基隆路四段一四六號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定價：新臺幣八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初版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 自序

詩是文學的昇華，是智慧的結晶。它能啓迪人類的良知、陶鑄聖潔的情操。我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來，會有不少偉大詩人，寫下許多永垂不朽的詩篇。這些詩篇，有的指引人類的進步，有的歌頌宇宙的美好，有的闡揚聖賢的至德，有的批評社會的醜惡。這些詩篇，是我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無價的珍寶，我們必須發揚光大。但是要研究他們的作品，必先明瞭他們的生活遭遇、時代背景、家庭情況及思想行徑，否則對他的作品，就不能有深刻的體會。所以孟子說：「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這話，確實很有道理。如果談曹植的贈白馬王彪詩，而不知道他在黃初以後，處境的困窘，就不會深入地瞭解詩中的怨怒。如果談李後主的望江南及浪淘沙令，而不知道他在開寶八年亡國，成階下囚，就不會深入地領悟詞中的哀思，這是必然的道理。

筆者有鑑及此，乃在十多年前，便有一個構想：選我歷代的詩詞名家，作深入的、有系統的探討

和研究。然後依每人的生平、家世、交遊、生活、思想及詩文的品評等，作詳細的撰述。以作者的作品，及當代史籍爲依據，不任意渲染，不妄加臆度，事事求真，字字求實，務期有學術價值，以貢獻於愛好詩詞的朋友。於是乃遴選：屈原、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陸游、曹植、陶淵明、駱賓王、元稹、李商隱、李後主、蘇軾等人，爲研究對象。經十數年之努力，前者六人，已於數年前先後結稿付梓。後者七人，近亦定稿殺青，每書約二十萬字，命名爲：曹植評傳、陶淵明評傳……。

今蒙國立編譯館將此七書納入文學名家傳記叢書，更蒙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樂意出版，特此深致謝忱。此後筆者自應一本初衷，繼續研究黃庭堅、李清照、辛棄疾等人，以期對復興中華文化略盡綿薄。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雪濤 劉維 崇識

# 目錄

第一章 生平	一
第一節 少年時代	一
第二節 卽位金陵	七
第三節 沈迷聲色	一三
第四節 奉佛度僧	二七
第五節 苟且偷安	三四
第六節 錯殺忠良	四五
第七節 烽火乍起	四八
第八節 兵臨城下	五五
第九節 肉袒出降	六四
第十節 被毒身死	八四
第二章 家世	九七
第一節 遠祖	七七

第二節 祖父	一一五
第三節 父母	一四一
第四節 兄弟	一六八
第五節 妻子	一八八
第三章 重臣	二一九
第一節 宋齊丘與韓熙載	二一九
第二節 馮延巳與馮延魯	二三一
第三節 徐鉉與徐鉉	二四七
第四節 潘佑與李平	二五六
第五節 陳喬與皇甫繼勳	二六三
第四章 思想	二六七
第一節 尊周孔	二六七
第二節 喜浮屠	二七二
第五章 作品	二八五
第一節 總論	二八五
第二節 亡國以前作品	三〇七

目次

第三節 亡國以後作品	三二四
第六章 書畫	三二一
第一節 書	三二一
第二節 畫	三二八

# 第一章 生平

## 第一節 少年時代

李後主名煜，字重光，生於昇元元年（西元九三七）。七月七日。祖父昇，是建王恪的四世孫。生於徐州，因亂逃亡濠州，爲徐溫收養。長大後，隨徐溫爭戰，幼年累遷昇州（金陵）刺史，後轉潤州（今江蘇鎮江）。武義元年（西元九一九），拜左僕射參知政事。天祚三年（西元九三七），受吳禪，卽位金陵，國號齊，後改唐，是爲先主。改元昇元，在位四年。

後主的父親名璟，字伯玉，是先主的長子，生於唐昭宗天祐十三年（西元九一六）。他生有奇相，風度高秀。例如龍袞在江南野史中說：「嗣主（中主）音容閒雅，眉目若畫。」又如史虛白在釣磯立談中說：「元宗（中主）神采精粹，詞旨清暢。」又馬令南唐書說：「嗣主美容止，器宇高邁。」因此極爲徐溫所喜愛。

中主好學能詩，並工於筆札，有儒者風，江南野史說：「尙清潔，好學而能詩。天性儒儒，素昧威武。」又釣磯立談說：「天性雅好古道，被服樸素，宛同儒者。時時作爲歌詩，皆出入風騷，士人傳以爲玩，服其新麗。」又馬令南唐書說：「嗣主工筆札，善騎射，賓禮大臣，敦睦九族。每聞臣



民不獲其所者，輒咨嗟傷憫，形於顏色，隨加救療。」又陸游南唐書說：「多才藝，好讀書，善騎射。」又說：「元宗接羣臣如布衣交，閒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著績，欲冠帽可乎？』」真是一位儒人。

順義五年（西元九二五），中主十歲。自膠庠起官爲駕部郎中，十五歲在廬山瀑布前，築讀書臺。十月，起赴江都，爲兵部尙書，參知政事。十六歲，爲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二十一歲（天祚二年西元九三六）爲太尉副元帥。昇元元年，先主受吳禪。中主爲太尉尙書令，封吳王。次年，徙封齊王。昇元五年（西元九四三），先主崩，中主繼位，改元保大，時年二十八。先主臨死，特別叮囑中主說：「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隣國，以保社稷。」又說：「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中主繼位初年，尙能奉守遺訓，敦睦隣邦，修明政治。尤其禮賢下士，因而中原文人志士，多奔赴江南，歸附南唐。但至保大三年，由於陳覺、馮延魯等，想用事四方，以求功名，乃勸中主攻取建州。五年，又攻福州，大敗。死傷二萬，委棄軍資器械數萬，府庫耗竭，人民怨忿。自此，國勢消弱不振。

及保大九年（西元九五二）後周蹶起。十四年，周世宗統兵南侵，圍壽州，破滁州，淮南大半爲周所有，朝野大震。中主乃盡獻江北之地求和。自是每年貢周金銀、錦帛、茶米、牛酒無算，國庫空竭。及宋太祖篡周，耀兵揚州，中主驚懼，乃於建隆二年（西元九六一）二月，遷都洪州。六月，憂抑而死。

後主是中主的第六子，初名從嘉，後更名煜。他天資敏慧，容貌出衆。寬寬的額，胖胖的臉，高高的鼻子，口裏有雙排牙齒，眼睛有兩個瞳子。鈞礪立談說：「叟昔於江表民家見竊寫眞容，觀其廣額隆準，風神灑落，居然有塵外意。」又宋、釋文瑩在湘山野錄中說：「江南李後主煜，性寬恕，威令不素著。神骨秀異，駢齒，一目有重瞳。」又五代史記說：「煜字重光，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又陸游南唐書說：「廣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駢齒重瞳，古來少見。據說古時舜是重瞳，所以又名重華。後人每以重瞳的人爲帝王之象。

後主因爲生於帝王之家，父親中主，又愛好詩文，受環境的薰陶，所以他從小就喜好讀書，又因他相貌非凡，受大哥弘翼的嫉妒，於是專心經籍，例如宋、陳彭年在江南別錄中說：

「後主幼而好古，爲文有漢魏風。母兄翼爲太子，性嚴忌。後主獨以典籍自娛，未嘗干預時政。」

又如鈞礪立談說：

「後主天性喜學問，嘗命兩省丞郎，給諫詞掖，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賜之對坐，與相劇談，至夜分迺罷。」

又如徐鉉在墓誌中說：

「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以頌宣。載笑載言，不忘經義。」

又說：

「精究六經，旁通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

又徐鉉在御製雜說序中說：

「嘗從容與近臣曰：『卿輩從公之暇，莫若爲學爲文。爲學爲文，莫若討論六籍，游先王之道義。不成，不失爲古儒也。今之爲學，所宗者小說，所向者刀筆，故發言奮藻，則在古人之下風，以是故也。』」

後主初封安定郡公。至保大十三年（西元九五五）周世宗南侵，圍壽州。冬十二月，後主以安定郡公爲沿江巡撫使，時年十九。後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

顯德六年（西元九五九）九月，太子弘冀卒，後主徙封吳王，以尙書令知政事，居東宮，開崇文館招納賢士，時年二十三。馬令南唐書說：

「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侯、沿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鄭王，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爲嗣，改吳王。拜尙書令知政事。」

陸游南唐書說：

「歷封安定郡公鄧王。文獻太子卒，徙封吳王，以尙書令知政事居東宮。」

五代史記說：

「自太子冀以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

後主兄弟十人，鄭文寶江表志說：「皇（中主）子十人：太子冀、陳王（少亡）、保寧王（少亡）、慶王弘茂（少亡）、後主從嘉、韓王從善（改封楚國公）、鄧王從益（改封江國公）、吉王從謙（降封鄂國公）、昭平郡公從度、文陽郡公從信。」又陸游南唐書說：「元宗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鑑、從謙、從度、從信。凡八人可見，從度從信失其官封，又二人並遺其名。」二書說法不同，我以為陸說可信。（詳見本書第二章第四節）。

至於後主在兄弟中排行第幾，各書記載也不一致。例如龍衮江南別錄說：「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也。」又馬令南唐書說：「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爲嗣。」又五代史記說：「自太子冀以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又陸游南唐書說：「後主名煜，元宗第六子。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從鑑元宗第八子。從謙元宗第九子。」考各書所說，仍以陸說爲是。

後主的大哥太子弘冀，爲人剛果，初封東平郡公。中主卽位，因與兄弟相約於先主之靈，世世兄弟相傳，於是封弘冀爲南昌王，留守東都，以避儲副之位。保大三年（西元九五五），立景遂爲太子，居東宮。弘冀封燕王，仍爲東都留守。八年移鎮潤州。中興元年（西元九五八）太弟景遂力請歸藩，乃立弘冀爲太子，參決政事。弘冀因爲痛恨他的叔叔景遂，危害他的太子寶座，乃於顯德六年（西元九五九）八月，酖殺景遂。誰知景遂死後，不過一月，弘冀也跟著病逝。

弘冀是這樣一個剛愎狠毒的人，無怪陸游南唐書說：「從嘉廣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軍思經籍。」

弘冀死後，以次應立後主，但又幾乎爲他的弟弟從善奪去。從善字子師，幼年器度癡遠，頗爲中主喜愛。初封紀國公，後改封鄭王。保大十四年（西元九五六）周世宗親征淮南，從善與翰林學士鍾謨，奉表使周。納貢犒師，請罷兵。周帝不允，留從善與鍾謨。後放還。自此，從善與鍾謨交好。弘冀死後，鍾謨向中主，極力稱許從善，而毀謗後主。說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但當時中主建儲之意已決，乃怒貶鍾謨。鍾謨被貶後，從善仍然蓄意奪位。所以在中主晏駕後，從善圖謀不軌，向徐遊索求遺詔，被徐遊嚴辭拒絕。後來中主靈柩由洪州運抵金陵，徐遊把從善索遺詔的事告知後主，後主不但不怨恨從善，反而對他更加親睦，晉封他爲韓王，並以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

後主立爲太子以後，他因喜愛文學，乃在東宮開崇文館，招攬賢士，陸游南唐書潘佑傳說：「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士，佑預其間。」

## 第二節 即位金陵

建隆二年（西元九六一）二月，中主因宋兵南侵，盡失江淮。同時宋太祖在揚州長江一帶列戰艦數百，演習作戰，因此，中主驚懼，乃遷都洪州（今江西南昌），留太子監國金陵。

中主遷都，偕文武百官及後宮嬪妃，坐著船沿江西上，舟車綿延千百里，鄭文寶江表志說：「元宗割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即為敵境，因遷都豫章。舟車之盛，旌旗凡數千里。百司儀衛，禁校帑藏，不絕者一載。」中主沿江西上，看到江北的大好河山，已非南唐所有，不禁黯然神傷。江表志說：

「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藏，多引屏風障之，吟御製詩曰：『靈槎思浩渺，老鶴憶崆峒。』」

又馬令南唐書李家明傳說：

「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日：『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好，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慚之，俛首而過。」

中主到了洪州，因城邑迫隘，官府營廨簡陋不足用，羣臣生活不安，日夜思歸，中主也悔悟，常

北望金陵，憂鬱不樂。不久，成疾，至六月申庚，崩。

中主死後，後主於七月二十九日即位於金陵，更名煜。時年二十有五。

後主即位以後，尊母鍾氏爲聖皇后，立妃周氏娥皇爲國后。封弟從善爲韓王，從謙爲宜春王，從度爲昭平郡公，從信爲文陽郡公。並大赦境內。後主即位，頗有求治之心，乃首先下令諸司，四品以下，九品以上，無職事的人，每天輪派兩人，待制於內殿。各上封事兩三條，一則選拔賢能，二則廣開言路。後來，又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于光政殿宿直，後主引與談論。每至夜分始罷，以廣求多方意見。同時，又解除民困，廢屯田。屯田之法原爲中主時尚書員外郎李德明所倡議。原意是興復曠土爲屯田，以足兵食。但用人不當，侵擾州縣，豪奪民利，人民怨聲載道。所以後主即位，悉罷屯田，人民稱慶。

當時不但後主一心求治，而一般仁人志士，也希望後主革新圖強。例如江表志載有後主剛剛即位的時候，有一個將仕郎江寧府句容縣尉，名叫張泌的上書進言，說：

「句容縣尉張某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上書陛下：行潦之水，言徒善而不廣，斗筲之器，因虛受而無補。雖欲強其不能，亦不自知其量也。竊當陛下纘服丕圖，光臨寶位，百姓癡視，仰徽猷而注目，四方傾聽，望德音而竦耳。是陛下虛心側席，克己納諫，將敬迓天恩，以布新命，慰凡民顛顛之日。非有樸直之士，不能貢千慮一得之言於視聽也。我國家積德累世，重華

承聖，雖疆宇褊小，而基構宏大。矧賢智，前後左右比肩繼踵，以導揚休命，致康哉之化猶反掌耳。又何以規規然，如晉公之聽重人，齊侯之用老馬，豈重人踰伯宗之善，老馬過管仲之智。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此之謂也。臣是以待旦不寐，齋戒佇思以聞，庶裨陛下維新之政，萬分之一也。……陛下升儲位，總百揆，而黎民變，當大行齊巡狩之禮。陛下膺監國之任，兢兢業業，神人咸和，令若秋霜，澤如時雨，泊宅憂深室，而民無異望。臣聞漢文帝承高祖之後，天下一家。僅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其朱虛東牟之力，陳平周勃之謀，宋昌之忠，諸侯之助，由長子而立，可謂宜矣。及即位，戒慎謙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舉賢良，賑鰥寡。除收妻孥相坐之法，去誹謗妖言之令。不貴難得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屈己愛人也如此。然而晁錯、賈誼、賈山、馮唐之徒，上書進諫，必激切至痛哭流涕之詞者，蓋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拂，聖德充塞，幾致刑措。皇業巍巍千載之下，風聲不泯，皆勤勉強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歲大兵之後，隣封襲利之日，國困民置，力竭疲勞。而內無劉章與居之親，朝無絳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明睿智，視險若夷，豈能如是乎？設使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寒心消志而已。陛下以天未厭德，民方戴舊則可矣。若欲駭遠近之聽，慰億兆之思，臣敢冒死言之。夫人君即位之初，必在于發號施令，行人之所難行者。非率漢文帝之心以布政，則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國家今日之急務，略陳其綱要，伏惟陛下留聽幸甚。一曰：舉簡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曰：慎名



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役，以綏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廢舉，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屈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黷芥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爲。審取與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培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蔽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臣又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人君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臣旋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雖百穀之仰膏雨，不足以喻焉。願陛下勉強行之，無俾文景帝專美西漢。臣幸承勳績，忝逢昭代，書賢能於鄉老，第甲乙於宗伯，由文章而進位，待詔命于金門，比八年於茲矣。沐大行育材之化，聖鑒不遺，當陛下御極之辰，王猷未洽，若謂優游義府，默然無詞，則赧然羞而有覲面目矣。塵瀆宸聽，伏切兢憂，臣某誠惶誠恐，死罪謹言。」

後主看了，頗爲感動，乃親加批示說：「讀書不祇謂詞賦口舌也，委質事人，忠言無隱，斯可謂不辱士君子之風矣。況朕纂承之始，正德未敷，哀毀之中，志慮荒散，深慮布政設教，有不足仰嗣；下副民望。卿居下位，而首進讜謀，觀詞氣激揚，快于披覽，十事煥矣，可舉而行，朕必善始而思終，卿無今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於敕書處分者，（七月）二十八日批。」

後主卽位，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平章事，其餘進位有差。嚴續字興宗，馮翊人，是後主的姑丈，